

目次

总序

财经新闻的尴尬（自序）

第一编 言之有道

- 3 // “天天挖沟”的意义
- 5 // 自由而舞
- 7 // 看呀，是谁在裸泳？
- 9 // 有人为啥敢裸泳？
- 11 // 杂说“张海事件”
- 13 // 从倾听到合唱
- 15 // “生死”人文
- 17 // 财富神话的破灭与再造
- 19 // 珍惜企业家资源
- 21 // “澡堂子”与“孵化器”
- 23 // 政府工程的痛与痒
- 25 // MBO，一把剑
- 27 // 奇人·奇事·奇迹

- 29 // “刘巷鼎们”的天问
- 31 // 试问垄断何时了？
- 33 // 破产，并非目的
- 35 // 资本魔杖为谁而舞？
- 37 // 触摸与叩问
- 39 // 科技成果转化难在何处？
- 41 // 警惕国际融资骗局
- 43 // 戏说裙子与经济
- 45 // 蛹何以才能变蝴蝶？
- 47 // “公司+农户”的诘问
- 49 // “新59岁们”的诉求
- 51 // “修路腐败”真是宿命？
- 53 // 在神鬼之间
- 55 // 斑马、山西票号与融资难
- 57 // 阅读“安彩方案”
- 58 // 也说 MBA
- 60 // 药价虚高，谁该“吃药”？
- 62 // “非禁即入”的含义
- 64 // 郎咸平的“红火”折射出什么？
- 67 // 恩格尔系数不是金粉
- 69 // 不要以上帝之名行恺撒之权
- 71 // 再谈“郑州咪表之惑”
- 74 // 何处找寻郑州的灵魂？

第二编 非常之名

- 79 // 新飞步入李根时代
- 88 // 李根：我不是精神领袖

- 94 // 胡葆森：商界的思想者
- 101 // 董书通：海纳百川的“特钢奇才”
- 107 // 李留恩：意欲500强
- 112 // 魏振远：“皇亲国戚”也要创市场
- 117 // 李和平：为“战争”而来？
- 122 // 悠着点！河南人
- 129 // 李 伟：在市场中找准坐标
- 134 // 姜 明：百年企业梦
- 139 // 闫国起：垄断行业的醒者
- 144 // “巨人”重新站起来了？
- 147 // 樊 纲：从北大荒走来的经济学家
- 153 // 林毅夫：从台湾到大陆之后
- 158 // 硕鼠何以闹翻了天？
- 172 // 没钱也能做“大户”？
- 177 // 习酒“老总”自杀之谜
- 183 // “老爷子”与“老妈子”的罪恶双簧

第三编 众神狂欢

- 189 // 中原航母何以搁浅？
- 200 // 谁能打开格林兰之门？
- 209 // 宋陵在哭泣
- 217 // 抱憾康百万庄园
- 223 // 少林功夫能值多少钱？
- 227 // 众神狂欢的背后
- 233 // 郑州城里的“温州佬”
- 240 // 霓虹在闪烁着什么？
- 246 // “一窝蜂”，怪圈！

- 252 // “笼中之虎”为何大梦不醒？
- 258 // 足球，半生不熟的橄榄？
- 266 // 招商银行杀进郑州
- 269 // 谁来掘金大蒜药业？
- 277 // 书画市场：河南区域经济“早叫的公鸡”？
- 284 // 亿元企业1元卖的背后
- 289 // 瞒天过海的“改制”闹剧
- 296 // 山问
- 301 // 河南的高新技术产业之痛
- 310 // 解读“新巩义现象”
- 317 // 国企改革，难在何处？
- 323 // 天元铝业从末路走向新生
- 327 // “红旗渠”的“新财富”
- 332 // “金丝猴”之变
- 337 // 这张王牌怎么打？
- 343 // 第四棒谁来接
- 349 // “阳光交易”的“标”兵
- 352 // “金芒果”打假卫品牌
- 355 // 悠着点儿，别挤啦！
- 361 // 警察·球迷·足球场
- 366 // 这壶茶，该如何“冲泡”？
- 371 // 牙缝里的经济
- 376 // 家电量贩，能否一路走好？
- 381 // 审视彩屏手机战
- 387 // 这是一种什么游戏？

是谁在裸泳

SHI SHUI ZAI LUOYONG

闫广道 著

第一编

言之有道



言之有道

没有对皇权的制衡就没有工业革命，没有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也就没有工业革命。没有工业革命，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也就没有建立在自由、平等之上的市场经济。世界经济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仅仅认识到资本市场、各种资本产品对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性已经远远不够了。我们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首先构建的应该是让资本利润与企业家利益粘合在一起的体制，即在资本人格化的产权制度框架内让资本顺顺当当地流动起来。不然，资本的“造血”功能就无从谈起，资本的“边际替代率”就无法实现。而产权是市场经济之神，公权不受制衡就会扭曲产权制度的构建，就会产生国家垄断，国家垄断就会产生特权和独裁，特权和独裁就会衍生权贵资本主义。

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产权制度的改革依然是个巨大的驱动器，驱动着人们潜藏于胸已久的疯长的希望。于是，面对财富的流转配置，有人跃跃欲试，却囊中羞涩，只得沮丧地张望着人家手舞足蹈；有人则多财善贾，以小搏大，赚了个盘满钵盈；有人则背靠权力大杖，拳脚并使，腰壮肚圆后窃笑如灿烂之花……如此等等。今天的人们，内心似乎再也没了平静如诗的角落。面对如此淮橘成枳的悖谬，面对再也不是那种人人收益的“帕累托改进”，而是出现了福利经济学家卡尔多所说的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有人急了，有人骂娘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显然，这些深层次问题的最终解决，归根结底是如何处理好劳动、资本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因为，政府是资本与劳动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因为市场需要有限的权力，而不需要无限的权力。

但是，“道可道，非常道”，直面多棱现实，人们一思考，庄子就发笑。

“天天挖沟”的意义

“郑州郑州，天天挖沟，一天不挖，不是郑州。”关于郑州挖沟的民谣，是揶揄，是苦涩，也是呼吁——挖了填，填了挖，郑州何时才能走出“挖”与“填”的怪圈？如何才能打破“挖”与“填”的轮回？

没有挖沟，就没有郑州的美丽，这谁都明白，也是一种逻辑。人们弄不明白、超乎常识的是，一条大马路刚刚修好，怎么会发生今天我来挖，明天你来挖，后天他来挖的戏剧。如果真的需要挖，为什么不能从效益最大化出发，实现同步进行呢？

哦，不是没想过，就是做不到。为什么？按有关部门的说法，一是缺钱，二是技术问题。照这个说法，郑州走出“挖”与“填”的怪圈似乎为时不远了。钱嘛，正在通过各种融资手段在筹措。技术嘛，国内有些城市已经成功地利用了共同管涵，即使技术上尚有瑕疵，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这最终还会成为问题吗？

然而，在下看来，问题似乎没那么简单。为什么？马路下面的管网涉及七大系统，每个系统的背后都站着不同的利益主体，要让这么多不同利益主体围绕一个目标——投入最小，产出最大，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最大的障碍恐怕是制度安排和利益分配问题。

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游戏”，或曰“博弈”。游戏的结果

部门越多，成本越大，警察越多，说明小偷越多。所以说，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讲，作为资本和劳动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的政府，为了获得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信息，按照“柠檬原理”和“测不准原理”，应当站在市场的边缘，而不是站在市场的中央，市场能干的，政府就不该去插手。



采访博鳌亚洲论坛

当然是“纳什均衡”最好。但是，事实上不可能达到均衡。因为游戏的主角是劳动、资本、政府，这些要素市场的完善远比市场机制本身的完善艰难得多，也要复杂得多。说白了，在这个游戏过程中，既得利益一定会复制既得利益，管制者最终会与管制者达成利益同盟，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这也是主流经济学得以构建起来的“理性人假设”的基石。从这个基本假设看，部门越多，成本越大，警察越多，说明小偷越多。所以说，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讲，作为资本和劳动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的政府，为了获得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信息，按照“柠檬原理”和“测不准原理”，应当站在市场的边缘，而不是站在市场的中央，市场能干的，政府就不该去插手。

事实也验证了这一点。眼下，国家有关部门针对这些年各地纷纷出现的“经营

城市”现象发出了警告：政府一经营，城市建设就不会按市场方式进行，而政府本身也就背离了自身是“守夜人”、掌舵者而非划桨者的角色定位。湖南省嘉禾县杀气腾腾的“株连九族”的拆迁就是以“上帝”之名行“恺撒”之权的生动注脚。

当然，“市场”从封闭千年的魔瓶里释放出来后，既能满足我们追求财富与自由的愿望，也能撩拨起我们邪恶的欲念。那么，面对天使的微笑和撒旦的勾引，我们心中的图腾与禁忌只有一点——那就是法治。谁都明白，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但是，法治的要义是如何调整民事关系，而不是习惯思维所理解的巩固政权的机器。这大凡就是郑州挖沟带给人们的启悟，也大抵是郑州挖沟之痛的治本之方。那么，这样的法治到底离我们还有多远呢？远则远矣，近则近矣——只要你心中明白这个理儿。

自由而舞

商情满目，晚来风急。

曾经红红火火的洛阳关林商贸城，现如今客商“出逃”，辉煌不再——年销售额从位列全国第6跌到了第60位。

到底怎么了？说俗点，是被窝里放屁，自己搞臭了自己。

这话不大斯文，很是不好听。但是，真正的智者不是从红地毯这端走到那端的人，而是直面惨淡的现实，勇于自我批判的人。

“关林”的由盛而衰，表面看原因多多，主要是没有处理好短视与长视的关系。但是往深处想，竭泽而渔和放水养鱼的道理谁都明白，为什么在实际操作中每每会发生错位呢？为什么就营造不出一汪深湖瀚海呢？

这使笔者想起了拿破仑。他一生打了四十多次大胜仗，滑铁卢一战抹去了他对战争的一切美好回忆。但是，他说，有一件东西他引以自豪也将永远不会被人所忘，那就是他的《民法典》。雄才大略的拿破仑没有把他一手缔造的法兰西帝国作为自己的荣耀，却以自己主持制订的一部法典为荣。这说明了什么？

正如“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所言：“任何干预都会给商务活动带来毁灭。”所以说，制度是生产力，而法律如何调整民事关系而非如何管制市场、巩固政权更是生产力。这是拿破仑的聪明之处，也是《民法典》的精髓所在。所以说，只有当契约自由、过错责任等交易准则上升为法律制度的时候，商人们大

雄才大略的拿破仑没有把他一手缔造的法兰西帝国作为自己的荣耀，却以自己主持制订的一部法典为荣。这说明了什么？

制度是生产力，而法律如何调整民事关系而非如何管制市场、巩固政权更是生产力。这是拿破仑的聪明之处，也是《民法典》的精髓所在。

抵才能彻底摆脱被搓捏、玩弄的窝囊与悲哀，市场经济才能如期而至。

令人欣慰的是，“关林”“重塑金身”的操作方式，让我们依稀看到了诞生《民法典》的原始土地上——古罗马帝国时代威尼斯商人面带笑靥，从容而贾的情景，也让我们隐隐听到了国内法学界疾呼的“中国法制完善的标志在于民法的完备和实行”的脚步声。

从这个视角再来审读本期“七日财富”同时刊登的“郑州市政府重奖企业家”、“汇龙城意欲重新启动”这两则“故事”，无疑颇有点殊途同归，异曲同工の况味。

就像一个人有左脸和右脸一样，一个城市的半边脸是经济，另半边脸是与经济割舍不断的人文。当半边脸长得艳若桃花，另半边脸生了个大疮时，另半边脸恐怕也不会有再有动人的魅力。所以，重奖的背后其实透出了资源配置的失衡，或者是某种营养的缺失。那么，当营养缺失，机能失调，艳若桃花成为一种病态时，与其大施脂粉，增加成本，还不如一刀下去，割掉大疮，让鲜嫩的肌肤自由地舒展。

同样的道理，这几年郑州商界不管多么热闹，玩的多么花哨，也不管各路“神不同”。

不是吗？当年那场以政治热情为诱因，在没有产权基础仅仅是道德层面展开的“商战”，说到底不过是怀揣着一种“今天逗你玩玩，明天我不负责”的心态对现代商业文明朦朦胧胧的“青春期”躁



动罢了。曾经参与其中的所谓“玩家”到如今不是被弄得乌眼青鼻，就是被撕扯得衣衫褴褛，再也羞提迎头而战之勇，只落得个亦涩亦甜的“果子”，令今天新一轮商战的参与者品咂不尽。大凡正是有了这样的积淀，今天的众商家在反刍过去，把握现在，远眺明天的前提下，或动辄进行商品结构的大调整，或像“汇龙城”一样进行资本链条的重构，便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这恐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产权为基础、以资本为链条的自由而舞。

但是，女子上轿哭是笑，秀才落第笑是哭。商战无情，智者至尊，由资本魔杖驱动、在市场韵律下的这场游戏，最终谁能弄个笑中哭，谁会落得哭中笑，就看“主儿们”如何多财善贾，长袖善舞了。

看呀，是谁在裸泳？

瞎子跟着娶媳妇的笑——瞎凑热闹。对众多股民而言，今天的股市大抵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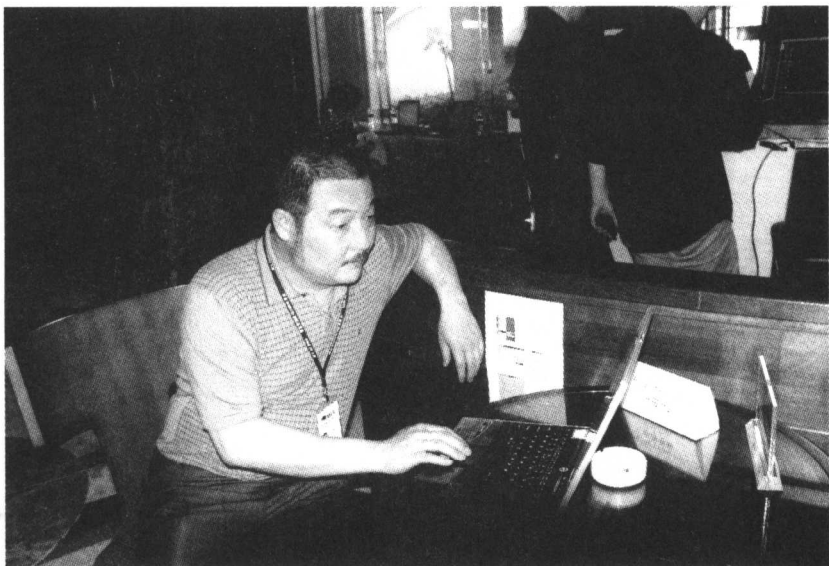
近日，沪指“熊”到近六年的新低。紧接着，利好连连，只可惜这几天阴阳裂变之神速，又让人一下子摸不着头脑。

要说，股市的涨涨跌跌如潮涨潮落实属常态，没啥好说。但是，为啥一“熊”多年而不起，这“水”显然就深多了。为此，各路神仙条分缕析曰——“市盈率太高”了、“股权分置”了、“一股独大”了、“监管不力”了等等，批讲得头头是道，入木三分。在下就此不揣妄言：我把自己兜里的钱掏出来给你用，你怎么保证我的利益，这恐怕才是根本，也是常识。

然而，这点常识至今仍然未能深入人心。

300多年的世界股票史告诉我们，买股票不是借钱给人，既然是投资，对投资的预期越高，风险也就越大。100多年的中国股票史告诉我们，股市不应该是赌场——尽管股票与雀戏（麻将之前身）几乎同时在中国出现，前者洋货，后者土产。然而，股票移花接木到这片深深的黄土后还是出现了淮桔橘枳的悖谬。于是乎，“赌博论”、“寻租场”、“猫捉老鼠老把戏”、“政策市”、“不同利益集团的跑马场”等等说法把个管理层招惹得脸红耳红。于是乎，不管是情愿，还是无奈，有关权威人士这才站出来鼓足勇气道：“全世界100多个证券市场，只有中国的证券市

这样就验证了施蒂格勒的“管制俘虏理论”，管制越多，骗子越多。这是因为，管制消灭了市场本身应有的信用机制。而管制者和被管制者到最后也成了管制的既得利益。如此反复，管制越多，设租越多，腐败越多。最终，市场被闹腾得成了一锅粥，“王小石菜”便是佐证。



场是自上而下方式构建起来的，而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是自下而上构建起来的”。

那么，既然有人大胆道出了皇帝没穿衣服的真相，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奋不顾身地往前冲去凑那个热闹呢？

其实谁都明白，这十多年的股市是集权垄断式股市。从诞生那天起，它就是为了给国企融资拯救国企的，而不是实现市场资本的优化配置。这样就验证了施蒂格勒的“管制俘虏理论”，管制越多，骗子越多。这是因为，管制消灭了市场本身应有的信用机制。而管制者和被管制者到最后也成了管制的既得利益。如此反复，管制越多，设租越多，腐败越多。最终，市场被闹腾成了一锅粥，“王小石案”便是佐证。

但是，就整个市场而言，尽管它类似一个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但对场内人而言，这毕竟还是个正和博弈。这是因为管制者承担了培育市场、扩展市场的责任，而“国有资产无穷尽也”，俺“子子孙孙亦无穷尽也”，所以只要有新的资源注入进来，这个博弈就没个完，咱就耗吧。

然而，心理学和经济学同时证明，集体行动往往存在着非理性，而这种非理性将最终导致集体式的“囚徒困境”。

说到这里，在下想起了“股神”巴菲特的一句话：“只有当大海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那么，当资本市场退潮后，到底是谁在裸泳呢？唉呀呀，不说也罢。

有人为啥敢裸泳？

真佛只说家常话。这些天的股市越发地让俺看花了眼，也让俺心里越发地堵得慌——大把大把的票子就这样给套牢了，这到底是咋回事哩？

前一阵子，俺曾在《看呀，是谁在裸泳？》一文中说，股市是海，在浪涛汹涌之时，瞎扑腾者多，光屁股者也多。到今天，股市大潮退却后，俺这才恍然发觉，俺这众多几乎赔了个鸟蛋精光的瞎扑腾者竟然懵懵懂懂还成了光屁股者的陪泳者。您说说，这岂不是大姑娘养孩子——羞煞人也！好在，知耻而后勇，赔钱买个乖，这也让俺弄了个明白——那裸泳者为啥敢如此大胆地在大庭广众之下赤身裸体呢？原来与皇帝的新装相仿啊！

地球人都知道，所谓的资本市场，说白了就是把俺的钱掏出来给你用。俺为啥愿意掏钱给你用？信誉也，回报也。西方股票市场就是这样——首先由老百姓（投资者）玩起来，然后才有政府地介入与监管。也就是说，300多年的世界股票史告诉俺：股票市场是自下而上催生出来的，不是天王老子想玩就玩、想咋玩就咋玩的。可咱中国100多年的股票史告诉俺：这洋玩艺儿移花接木到这片深深的黄土之后就变了味道——“天下黄土，莫非王土”。于是乎，皇权自然要渗透其中，结果当然是“准橘成枳”。

这不由让俺想到一个问题：16~19世纪的跨大西洋贸易是工业革命的关键条件，这一点已被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分析得

产权是市场经济之神，公权不受制衡就会产生国家垄断，国家垄断就会产生特权和独裁，特权和独裁就会衍生权贵资本主义，而权贵资本主义表现在股票市场上，就是游戏规则的不平等以及对游戏规则的不遵守。

头头是道。问题在于，西班牙、葡萄牙早于英国、荷兰从事海洋贸易，而且前两个国家的航海技术优于后两个国家，并从海洋贸易中捞取的资本也比后两个国家多了去了，但是为啥工业革命没在西班牙、葡萄牙发生，反倒在英国、荷兰发生呢？

历史显然已经给出了答案：没有对皇权、王室的制衡就没有工业革命，没有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也没有工业革命。而没有工业革命，也就没有世界上第一股股票在英国的诞生，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也就没有建立在自由、平等之上的市场经济。同样的道理，英国、荷兰的今天比之西班牙、葡萄牙的今天，也再次印证：产权是市场经济之神，公权不受制衡就会产生国家垄断，国家垄断就会产生特权和独裁，特权和独裁就会衍生权贵资本主义，而权贵资本主义表现在股票市场上，就是游戏规则的不平等以及对游戏规则的阉割和蹂躏。

说到这儿，俺又想起了山西票号。100多年前，没有中央银行，也没有证监会什么的，谁想办票号就办了。可山西票号的生意做得西至圣彼得堡，东到大阪、神户。为啥？信誉也。可是信誉又从哪儿来？产权保护也。没有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谁就会玩一次博弈而不愿重复博弈，谁就会玩一锤子买卖——捞上一把是一把，得劲一会儿是一会儿。

话说到这儿，俺这才算真正地明白了为啥恁多上市公司要说假话、做假账了——反正公司不是俺的，能圈住钱让



俺玩就行。至于失去诚信后还能不能继续在证券市场上“混”，那就不关俺这个“高级打工仔”的事儿了，自有国家这个大老板来兜着——谁让你产权虚置哩？其实这个问题谁都明白，但为啥“猫捉老鼠”的游戏还在玩？这不，为解决六十岁尿床——老毛病的股权分置问题，有的上市公司已经发布非流通股对流通股的补偿办法。这就能救市了？这也算是由裸体穿上了泳装？唉！但愿能吧，但愿是吧。

不过，俺最后还是想套用张维迎先生的一句话：“在马背上画白道道，是画不出斑马来的。”

杂说“张海事件”

最终，张海还是出事了。

说“还是”，是否有点怜惜之意，在下自己也弄不明白。唉，毕竟曾是咱河南老乡，毕竟还有过一面之缘，所以从朋友那里第一时间听说他真的玩砸了时，本想啥都不说。可这几天媒体把他的“祖宗八代”抖了个底朝天，在下突然了悟到“张海事件”的意义之芜杂。故曰：“杂说”。至于“张海事件”背后到底水有多深，在下不知，也就不说，仅就媒体报道出来的事实“杂说”一通。

张海头上的光环有很多，“特异功能者”、“藏密大师”、“资本巨鳄”、“亿万富翁”等等，不一而足。这一切，让人不由想起了恺撒大帝——他为何一年四季都戴着他那顶金光闪闪的皇冠呢？一来炫示自己的权高位重，二来也是为了遮丑——原来他是个秃子啊！

张海最近的风光，要数他的“足球革命”，他和徐明等君把中国足球骂了个“血喷狗头”。然而，到头来革命者却走上了十字架，这种蜕变为被革命者留下了口实，也是在为被革命者加冕，何其大悲乃尔！

有道是，张海涉嫌挪用资金罪等，数额高达数亿元。可张海说，无势而热、无翼而飞、上可通神、下可使鬼的金钱，对他来说只是个道具。也许他根本没想到，到头来这道具竟衍化为一副

从完美到极权往往是一步之遥，一变即通。这是因为完美会使所有问题意识形态化，并最终阉割平庸，蔑视人的尊严，导致图腾崇拜、权力膨胀，衍生出没有生命力的太监思维和没有感召力的太监人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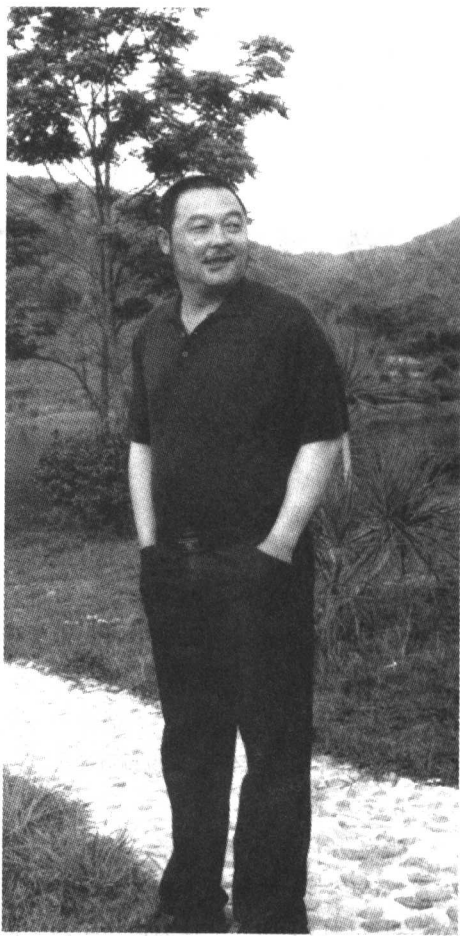
镣铐，莫非这全是金钱惹的祸？

有道是，张海是个资本运营的高手，一会儿入主中国高科，一会儿接手健力宝，可谓长袖善舞，多财善贾。他也许根本没想到，金钱是一种力量，金钱更是一种能够毁灭资本者本身的力量——当金钱异化逻辑时，逻辑也会异化金钱，这就像不受制衡的权力最终会被权力所毁灭一样。由此看来，凡物多则生患——官多不择，贼多难弭，取多无度，用多不节，“多多”不但不能“益善”，反倒“益恶”。

有道是，张海是个理想的完美主义者，衣必西装革履，行由保镖护驾，轩轩也，昂昂也。这作派不能不让人想起希特勒、秦始皇——从完美到极权往往是一步之遥，一变即通。这是因为完美会使所有问题意识形态化，并最终阉割平庸，蔑视人的尊严，导致图腾崇拜、权力膨胀，衍生出没有生命力的太监思维和没有感召力的太监人格。古今中外，极权主义者的衍变轨迹莫不如此。所以说，一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不是一呼百应的精英化过程而是一地鸡毛飞舞的平庸化过程。

有道是，在构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张海们”心中缺少的是法制而不是道德。然而，社会生活中动辄动用法律，不但不会创造任何财富，反倒净是耗费财富，更谈不上效率。所以说，要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制与道德如何均衡需要经济学的诠释，更需要社会学的呼吁与匡正。

有道是，警方调查发现，张海资本魔



热心冷眼看世界

杖长舞的背后仍有操纵之手，他只是个傀儡。果真如此，这倒让人另有顿悟：助纣为虐者比纣更具有破坏性，切不可“倒了和坤，饱了嘉庆”；果真如此，“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于“张海事件”的意义，也就更多了一层解读。至此，笔者应是一孔之见，且住。